

名

山

藏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臣林雜記

紀綱臨邑人爲諸生燕王初起兵度臨邑綱叩馬首  
王與語悅之綱善騎射頗目法家言便辟應對刻精  
詭秘耐逆鉤人意嚮輒先發之王日益幸綱以爲千  
戶旣卽位擢爲都指揮僉事治錦衣親兵典詔獄天  
子旣繇藩國起內不無自疑綱布其私距日夜操切  
陰計聞上上大以爲忠謦歎無間卽淇成諸公見綱  
自匿引而綱遂窮意爲非行指揮敬江千戶謙春等

故無賴曲奉綱相緣借奸利多端上久亦頗疎之中  
貴仇綱者白發其端上令給事御史廷劾下御史院  
按驗俱有狀卽日捕誅磔於市夷三族而令御史院  
狀綱罪其略曰謹按故都指揮綱儗薄駟僧陰斂陽  
卻攬秘蠱尾包藏虺心前後使腹心幹僞爲詔下諸  
司鹽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船二十艘牛  
車四百輛載入私第弗予僦人牛立槁卽獄喝持大  
賈數十百家家索賂不等爲黃金三百五十兩白金  
二千兩鈔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疋挾詐賂交陞使  
黃金八十兩金盆一異寶二十枚奪民人貴等第舍

莊宅十七所直金三十餘萬。愷縣官予民地八所，二十餘萬。從籍故晉王乾浚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釧二，白金鞍轡二，從籍故吳王浚琴瑟御龍服王冠，還輒衣故王冠服，坐高坐，置酒命優童真保道真吉祥等，效伎樂奉觴，上壽呼萬歲。徐勞卿等無恙，敬舉卿之觴。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帽飾玉盞玉水池硯珊瑚犀毗玉束帶紅輔牀玉石馬几咸飾交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副，又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綱論棄市者，輒將至家具洗沐好食之，陽爲言見上赦，若誘金帛且盡，更數日將至市，熬之，先日以行刑報嘗喜。

道姑陳姿首欲買置媵爲都督祿所先綱遇祿大內  
持饗饗祿首腦裂祿懾噤不敢語恚都指揮啞失帖  
木不避道誣持其冒賞事捶死之綱家蓄養亡命耗  
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萬計腐取良家子十八以下  
數百人充左右役詔選婕妤才人旣試可令出待歲  
綱輒簿錄尤者內之別以次塞莫敢問吳人故大豪  
沈秀高皇帝籍沒其家所漏貲尚富秀子文度頗爲  
人把持因綱舍人蒲伏見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  
文被一牀龍角一株奇寶十具異繒綺四十疋願得  
從贖御列爲外府外廐歲致祭六百石鈔二十萬貫

百不一帛以時進食餌羞果以月進綱許之仍語  
又度吾後庭未充爲我徵吳中好者不爲數文度因  
是挾綱什五而分民間室亡誰何者綱自唯重且迫  
當端午上射柳私其司射鎮撫瑛曰我故射不中子  
折柳鼓譟以觀兵部尚書御史旣射綱謬不中瑛折  
柳鼓譟竟射無敢糺者綱咤曰無能難我矣綱爲天  
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擢綱髮不足數綱罪罪  
萬死指揮敬江千戶謙春鎮撫瑛等比周爲誣罔亦  
當死并諸應從坐人以輕重受條詔曰可頒示於天

門達豐潤人弱冠襲父職爲錦衣百戶機警深沉正  
統十四年用指揮呂貴薦以鎮撫理刑有浙人謝通  
者爲達僚佐而達善之通頗讀書知事凡事務寬厚  
達與同心一時大獄如阮浪徐有貞輩多所左右中  
外罪繫者率幸下禁獄久之陞都指揮僉事掌衛事  
旗較達杲數捕告謗訕達嫉而逐之時論翕然以達  
爲賢然杲已爲英宗所知尋得復用杲爲人陰賊懼  
害亡所避事爲上緝察中外撫拾羣臣細故濫及無  
辜上用杲言誅一知州械死三御史論指揮李斌謀  
反死者二十餘人而弋陽王母子賜自盡天下騷然

女杲退食杜門謝客非素暱者不敢入以私上益  
之其官與達並杲念故爲達所逐棄時時欲害達  
達惴惴幸自保而已杲旣爲上伺察石亨曹吉祥兩  
家罪石彪坐誅而曹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杲以叛  
杲死達治鎮撫如故始達用平反得中外稱及其繼  
杲乃亦欲學杲所爲以自媚於上曹欽誅後上居常  
不自安內借達爲強而呂貴言於達曰達杲激叛曹  
欽以有東華門之變武臣不易察也公欲以督責之  
術求親於上則文臣易裁耳達以爲然分遣官較行  
緝中外蒐求幽隱吹毛批根及於僚庶上以爲能至



與學士李賢並委矣上朝左顧則命賢右顧則命達  
達所繫罪囚獄隘不能容至別置獄舍囚不承輒稱  
奉旨殘酷特甚又多縱子弟爲奸利念一時能言已  
於上者惟李賢與袁彬以計害傷之語具彬賢記達  
鍛鍊殘酷既甚中外重足他日風什錦衣之門扉中  
外喧傳曰錦衣門倒矣居有間憲宗卽位以典璽局  
局丞王綸事坐達與交通調之邊衛達既得罪訴寃  
者紛然刑科都給事中金紳率六科疏論達罪浮於  
罪謹上命都察院會九卿科道官廷鞫之左都御史  
賈等言達恃恩藐法玩弄威權網苛細大獄

屢興內直垂簾別舍置繫假託上旨恣行忍貪官較  
驛騷子弟交通爲奸利科道官所劾言一一是上命  
達坐斬追其家私以萬計其黨指揮張山罪亦如之  
餘黨都指揮循等俱謫戍降調有差後當審錄詔謫  
戍南丹而達死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維

石亨渭南人方面豐軀美髯及膝從姪彪髯亦過臍其偉如亨嘗相從酒肆相工見之曰方今平世安得兩侯亨家世寬河衛指揮僉事其伯父巖亡子亨得嗣雖不學而英果有膽氣善騎射提大刀飛舞彪揮斧挽強亦不在亨後每出戰亨先登彪從之亨累功都指揮使彪亦以舍人授大同衛鎮撫正統中亨遷都督僉事爲大同左參將守萬全彪亦遷至都指揮

巴巴之變亨坐不援虜與總兵楊洪並繫獄虜至京  
城下景帝召赦之使將兵亨與彪出安定門馳突擊  
殺虜却而西亨等追戰於城西虜復却而南亨令彪  
誘至彰義門更與戰虜潰追及清風店虜懼且出倒  
馬關亨使給曰石將軍行未至來者假將軍名耳虜  
人以爲然皆反戰亨及彪復擊殺其數百人始知石  
將軍在也盡棄其羊馬輜重還而亨名震虜中論功  
封武清伯尋進侯兼太子太師總京營兵彪陞都督  
僉事爲大同左參將諸子姪並陞千戶當此之時于  
謙爲本兵亨與楊洪爲將皆一時朝廷所倚虜人稱

亨曰爺稱彪曰王也景帝不豫會當郊使亨攝召命於榻前亨見帝委頓出與張軌張輓陰約徐有貞等迎上皇復位結太監曹吉祥蔣冕內白皇太后外爲飛語言于謙且與王文謀立襄世子爲東宮遂率其羣從子弟家兵與吉祥等夜叩南宮迎上皇出因與有貞毀謙文於上殺之上卽日論奪門功第一進封忠國公仍理後軍都督府事召彪大同以爲都督同知充遊擊將軍其家人石寧等十餘人皆陞指揮千戶有差凡以奪門迎駕論功者出自亨口皆得官前後四千人而文武百官奔競石氏之門亨大納其賄

賂入白上學士大夫有惡於亨者言上輒得罪上嘗  
坐文華殿亨從千戶盧旺彥敬進上問誰也亨道姓  
名曰二人者臣腹心人臣所謀迎陛下皆與議上立  
擢爲錦衣指揮于謙誅亨薦左侍郎陳汝言代許之  
工部侍郎孫弘者亨鄉人以亨薦得官復爲請以爲  
尚書上曰且使侍郎吏部再遷尚書矣亨出曰一遷  
尚書何所不可乃再待耶其恣如此亨與吉祥皆外  
爲暴橫也而內故不相能會上使亨搗虜延綏御史  
楊瑄奏亨吉祥奪河間民田而上頷之亨從延綏還  
謂吉祥曰今在外惟我在內惟公我與公何可不結

驩也而受制於人乃相與譖徐有貞李賢於上陽  
解兵柄以動上哀憐上爲調有貞於外謫瑄及御史  
張鵬充軍令給事中御史年三十五以下者悉外調  
會以天變已亨日於上前言事上悉可其奏人愬百  
戶銘冒迎駕功下獄治亨白釋銘卽言臣當時舉事  
至密雖妻子不知外人安得曉請自今言冒功者付  
臣審覈有奸臣當奏亨言臣所豁五軍營軍物故老  
疾諸營當送補率不至臣請徑促之使掌印官月至  
臣所聽比較亨言軍門有違限若數少者請毋送法  
司聽臣決治然上心漸厭亨其始有請盡見從亡何

可八九矣又亡何可四五又亡何可二三耳於是命  
闡者曰總兵不可輒至禁處後非有詔毋內也上使  
工部爲亨造宅工部造亨宅至三百餘間他日上登  
翔鳳樓恭順侯瑾撫寧侯永侍上指顧而問永謝不  
知恭順侯曰必王府耳上笑曰非也瑾頓首非王府  
孰敢然上顧太監裴當曰而聞之人乃不敢言石亨  
亨生子彌月上召見摩其頂曰虎兒也善撫之朕行  
與卿結姻取金鎖繫兒項名曰鎖定侯蓋諷云彪業  
以亨功一再遷爲後軍右都督天順元年以遊擊將  
軍警虜大同遇虜磨兒山千餘騎直入斬虜首犯禿



王舉其旗幟衣甲大敗之三山墩斬首百餘級上封  
爲定遠伯其明年召還又明年虜屯賀蘭山後使彪  
往彪與虜連戰安邊營追至昌平墩大敗之野馬澗  
半坡墩轉戰六十餘里交鋒數十合斬虜酋鬼力赤  
平章生擒四百七十斬首五百一十三級奪駝馬五  
百有奇驢騾牛羊以二萬餘上命贈死賊者都督僉  
事周賢官召彪還進侯加祿米賚金幣然亨雖驕恣  
尚麤豪直爽軒豁無機彪險譎矜詡矣彪在大同旣  
誣陷都御史年富復數侮其總兵總兵因彪嘗奏城  
威寧海子遂爲流言誣彪有異志上固疑彪屢有功

屢召還而彪乃令大同千戶斌等五十餘人詣闕乞  
留爲鎮守上覺其詐會北虜入貢羅拜彪於朝稱石  
王益疑之下彪獄使鞠斌等杲然彪所使上下諭文  
武官從此無得輒交通往來遣左僉都御史王儉與  
錦衣指揮僉事達杲往大同執附彪者都指揮使諒  
等百餘人械治京師予亨病告調其家屬寧等十餘  
人於嶺南諸衛凡附亨進者皆貶黜之杲與錦衣指  
揮使門達始用亨進至是乃自異競言鞠彪獄得其  
繡蟒龍衣違式寢牀亨私遣義男後衛同知瑄出居  
庸市木兵部召瑄不得向亨索亨佯不知臣今直使

人自大同械至彪弟慶數自居庸抵大司擅乘官馬  
索官司飲饌不當意罵參將鵬等如奴隸彪在大同  
代王增歲祿彪言王臣與父亨爲王請王長跪謝彪  
因索王伎奉酒博野王生子彪賀王延款至暮送香  
囊等物彪還京師隰川王遣其長子攜酒禮造餞王  
林衛軍一女美彪強污之恥至其家十日軍人且告  
彪繫之獄竟瘐死於是三法司錦衣衛共劾亨上命  
亨閒住天順三年也四年春遼杲上章言忠國公怨  
望益甚其姪孫進士後詐稱病得輕旨斥爲民後日  
與亨造怨謗爲妖言曰土木掌兵權亨有所愛都督

同知杜清其云土木杜也邇者光祿寺火亨曰此天  
火亨畜無賴二十餘輩專伺朝廷觀其心怏怏且不  
軌上曰朕念亨微勞犯罪累曲貸不自創懲乃怨謗  
生他望錦衣衛其執而廷鞫之遂命籍亨彪家及其  
莊田之在渭南大同者下諭羣臣致書諸王使知亨  
負朝廷非朝廷負亨也亨死獄中法司請斬首梟示  
疏其罪榜告天下上命完尸瘞之彪與後皆伏誅始  
亨得志時有南京後軍都督僉事張通者嘗與同僚  
其孫鏞與亨皆娶武安侯妹亨迎駕時通方屏居使  
人告之張公賄我祖孫竝當論功通曰吾實不往敢

欺君耶且吾亦甚貧卒辭亨

曹欽太監曹吉祥之姪以爲嗣子英宗論吉祥迎復  
功封欽昭武伯其兄鐸弟鉉及其從兄鏞皆累官都  
督而一門盡富貴曹吉祥者不知始所以進正統間  
征麓川及福建諸寇皆使吉祥監軍號曰都督吉祥  
多選達官騎射以從以能有成功爲人煦煦小惠諸  
達官有功者吉祥皆爲之請恩澤其迎復英宗皆用  
其力以成事事成之後與石亨竝賣官鬻爵爲奸利  
於上前多所求請亨旣敗凡繇亨冒功者上皆令自  
首革念吉祥尚在諸達官所繇吉祥冒功者獨見庇

錦衣衛指揮僉事遼杲者始亦繇吉祥進既爲上覺  
察石亨彪復覺察欽吉祥吉祥念與亨一體同功亨  
敗已且不得獨完因日要犒諸達官金帛倚爲腹心  
諸達官亦虞吉祥旦夕不測而已後其後相與爲死  
黨吉祥之客有馮益者欽一日就而問曰自古有宦  
官子弟爲天子者耶益曰君家魏武蓋中官節之後  
欽大喜出其妻行酒馮先生欽居常悒悒有異志未  
有以發也錦衣百戶曹福來者欽家奴常之外郡貿  
易欽慮其生事使福來妻告福來病狂外走遼杲奏  
捕之欽遣其家奴亮追獲福來箠楚之幾死科道官

聞而劾欽上是之出劾文示欽曰速改不悛者罰無赦而下諭公侯駙馬伯都督等官曰昭武伯欽家人百戶福來在逃所司已奏捕欽不給文引令家人亮追獲箠楚於私家夫擅治職官不奏送法司與私令家人出不給文引二者皆罪爾等有似此者乎朕念欽赦貸之爾等各宜守法循理毋有顛縱干犯憲常欽哉聽朕命天順五年秋七月也先是上之誅石彪也亦下諭羣臣而後逮繫至是欽懼不免又遠杲伺欽甚急會是秋虜入西北邊上使懷寧伯孫鏗統京軍往征兵部尚書馬昂監之上命掌欽天監事太常

寺少卿湯序選日御朝而命將序奏庚子昧爽土視  
朝授命於是欽與其諸昆若其黨達官都督伯顏也  
先等數十人相謂曰縣官持我急不發者我輩復爲  
石彪矣先一日分勒死士番漢軍五百餘人約以是  
日昧爽朝門初開則擁殺鏜昂等奪門入此時吉祥  
素所部禁兵且可爲內應遂以其夕飲諸達官酒厚  
贈之酒半可二鼓矣鏜與恭順侯吳瑾廣義伯吳琮  
方待朝朝房而都指揮馬亮與阿的納帖木兒孛羅  
完者禿脫脫呂數人從欽席上亡去見瑾琮告變瑾  
琮趨告鏜鏜相與去匿他所手作奏投門鱗急聞上



上止開門，鎚入吉祥鎖繫之。欽見亮從席上亡去，殊恐，遂號召其死士先馳至。遂杲門杲正出門，且騎斬之，碎其屍。都御史寇深者，故善欽，後乃與諸言官共劾之。欽亦以爲恨，與鐸馳入西朝房，索深深方頰，著靴鐸刃砍深肩，破其身爲兩。長安街中甲卒馳百官造朝，但以爲征西軍。旣知各悖散，而庶吉士楊安者被傷死。學士李賢待朝東朝房，欽復去索之。戶外之呼洵賢驚，悅出則甲而刃者數人，一人砍賢肩傷耳。刃跣擊賢背，少選欽提遂杲頭來叱刃者執賢手曰：我一門盡忠迎駕，何所得罪？遂杲必欲譖滅之。耶杲

頭在也今日直爲此人賢曰此人魚肉人多矣誰不  
欲寢處之公除此人甚善卽可誠告之主上欽曰公  
可爲我作奏賢索吏部尚書王翱處借紙筆爲欽書  
奏奏成與翱投入長安左門罅門久不開欽火之守  
衛軍拆御河之岸輒以礮門欽往來嘯呼擬賢刃者  
數吏部郎中萬祺曰不念李公與尊公作碑文耶因  
稍言今日無負國家以死上謝則可以免欽乃與鐸  
他去索馬昂是時廣寧侯安亦被傷而天已向曙懷  
寧伯謂其子軌若弘曰號於道有獄賊反獲者得厚  
賞征西諸軍毋行也皆稍集至二千人甲兵具懷寧

伯曰不見長安門火耶曹欽反矣其黨不多當奪殺之皆曰諾工部尚書趙榮被甲躍馬奮呼市中曰好男兒皆來從我曹家亂臣賊子共誅之從者亦數十百人懷寧伯之東長安門逐賊欽退屯東華門籍接戰懷寧伯軍銳甚賊衆披靡自辰至午擊斬之欽中流矢創甚振策馳恭順侯將五六騎出覘猝與遇力戰死焉欽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官軍環結而自潰藉懷寧伯執斬潰者以徇發神臂弓射之遂追斬鉉懷寧伯子軌遇欽於道奮砍中其膊軌亦死益懼率數騎還攻朝陽門不

克悉走安定東直齊化諸門門盡閉雨甚夜竄歸懷  
寧伯督軍與戰頃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欽猶戰數  
合懷寧伯下令能殺賊獲其財者卽予之皆奮呼入  
欽投井死鐸亦見殺遂夷其家掠其財物親黨同謀  
者一空是夕上御午門下吉祥都察院獄明日磔于  
市并追磔欽鐸鏞等以狗籍其家伯顏也先湯序馮  
益等皆伏誅餘黨竝落官職流嶺南追封瑾梁國公  
贈深太子少保并予謚軌百戶世襲加繼宗太保安  
太子少傅賢翺昂竝以本官兼太子少保榮兼大理  
卿鏗進爲侯陞弘千戶琮加祿歲二百石進馬亮阿

的納等爲右軍都督僉事竝加官賞有差而楊瑛亦  
贈爲編脩下詔暴欽罪大赦天下欽之敗也其黨皆  
誅獨其妻父賀老免先是賀先見欽貴盛絕不與往  
來欽欲爲求一官賀老力辭故以免

陸炳者平湖人也父松以父籍較尉從睿皇帝於興  
得事世宗興邸世宗入嗣松以從龍恩授錦衣衛指  
揮歷都督僉事掌衛事爲人謹信識大體於上前時  
有所解釋而炳少以力幹強敏稱登武科襲父官世  
宗幸承天至衛輝行宮倉卒火宿衛大臣皆遲至獨  
炳直宮門負上出火中上德之不欲顯其狀車駕還

京詔掌衛事浚加都督遂以驟貴嘗捶殺兵馬指揮  
爲御史所糾詔弗問也炳貴與其父黨同列炳陽敬  
事之徐以計去其易已者又善事閣臣以此日益重  
閣臣言有寵炳謹事之言亦愛而睚炳亡何御史糺  
炳亂醜政擅榜禁小錢諸不法狀言欲從中下捕治  
炳大驚行金三千解球不得長跽泣謝乃已從此銜  
言刺骨矣言與閣臣嵩爭寵不勝免炳謀嵩發言所  
與邊帥關節書言坐誅嵩從此益引與計咸寧侯仇  
鸞用事初與嵩好已相軋密奏嵩父子不法事而意  
憚炳炳外曲事鸞內出重金帛探得鸞陰事鸞病且

死發其通虜狀鸞死上怒斲鸞棺僇其尸加炳少保兼太子太傅歲支伯爵祿而嵩復繇此得幸炳選用衛士緹騎皆京師中大豪多布耳目所睚眦立碎中貴人馬廣李彬皆握重有氣勢炳前後訶刺竝坐下獄死京民貲滿萬以下小酒食過輒收籍之至其所用耳目諸豪小有犯亦卽置之死諸豪以其方幸上言上無不從夕趨走麾下朝拔寘與同列亦以此畏而爭慕趨之至士大夫上意所恨下詔獄廷杖者炳緩之不令卽死俟上解卽貶謫出金錢爲治道里飲食費炳武舉出吏部尚書李默門默所得大用皆炳

於上前陰推之後坐誣死上意叵測莫敢弔者炳經紀賻之千金士大夫亦以此服焉其勤於治官戴星出入與嵩及上所親近中貴人錦結婚姻盤據相重益揣合上意上春秋高奉玄永壽官詔成國公朱希忠等直贊無逸殿炳占數焉加保傅柱國賜在外乘肩輿禁中得馳騎食伯爵俸炳益遴驍騎七千人置裨將別領之其所召募畿輔秦晉齊魯駢脅超乘跣馳之士以千計鮮衣怒馬仰度支者十五六萬人兵部持其籍仰屋歎而已嵩縱其子世蕃攬文武諸曹汪炳從中調持諸曹亡所不聞白方鎮督撫大臣非



又故而錢通者以八九給事御史自詭門下者亦立  
之三四炳所蓄金珎奇異以巨萬計甲第十餘所姬  
妾統綺珍玩供帳不移而備東西遊處惟意所舍莊  
田店房江南楚越所在有之然所自餽遺內闈中貴  
人亦以萬計諸閣臣以地望相迫外相倚爲驪而又  
以其素能折節士大夫間終嘉靖之世無發者炳卒  
上深悼痛追贈忠誠伯諡武惠祭葬有加官其子爲  
指揮僉事穆宗卽位以言官言籍炳家

郎曰石亨清風店之捷李夢陽所謂賦石將軍戰場

歌者也

夢陽詩曰清風店南逢父老告我已年關  
店北猶存古戰場遺族尚帶勤王字憶昔

名山藏

卷之

臣林維記

十三

軍營實慘怛反覆勢如風雨至紫荆關頭晝吹角彼  
軍軍聲滿幽朔胡兒飲馬彰義門烽火夜照燕山雲  
門有干尚書外有石將軍石家將軍若雷電天清野  
漢來酣戰胡廷既失紫荆關吾民豈保清風店牽帶  
負子無處哭登震天風怒號兒女牀頭伏鼓角野  
人屋上看旄旄將軍此時挺戈出殺胡不異草與蒿  
追北歸來血洗刀白日不動蒼天高萬里煙塵一劍  
掃父子英雄古今少天生季晟爲社稷周之方叔今  
元老單于痛哭倒馬關焉奴牛死飛狐道處處摧聲  
樂鼓旗家家牛酒犒王師休誇漢室嫖姚將豈說唐  
朝郭子儀沉吟此事六十春此地經過淚滿巾黃雲  
落日古骨白沙磔慘淡愁行人行人來折戰場柳下  
馬坐望居槽口却憶千官迎駕前千乘萬騎下黃都  
鞞坤得見中興主日月重開再造圖梟雄不數雲臺  
土楊石齊名天下無嗚呼楊石  
予讀而悲之亨威名  
今已無安得再生此輩西備胡

震主不知挹損以及於難彪誅一時稱快久之謂朝  
廷失驍將焉曹欽雖叛臣哉激起於遼杲陸炳與嚴

嵩通賄亦頗有所保持貴臣常禍傷於寵所從來矣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譔

臣林雜記三

李孜省南昌人小吏待選京師成化丁酉因太監錢  
義何興以祈禱術見憲宗試之驗傳授太常寺丞爲  
言官所劾改上林苑監丞未幾轉陞通政司右通政  
賜金冠法劔各一圖書印二文曰忠貞和直曰妙悟  
通玄有所奏請用以封進孜省又日採取符籙諸書  
以獻寵信日隆八年間官至禮部左侍郎掌通政司  
事恃恩驕恣工部主事張吉兵部員外郎彭綱劾之

皆被謫致省益自肆遂并吏部尚書尹旻及其子編脩龍所與往來太僕少卿張璠給事中袁昇工部侍郎談論主事王範翰林侍讀學士焦芳脩撰曾彥編脩王勅司經局洗馬羅璟禮部郎中劉紳員外郎楊榮吏部郎中鄭宏兵部郎中鄒襲等並以次謫降士大夫皆畏之亦有陰附以媒進者於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爲右都御史禮部郎中黃景爲左通政南京禮部侍郎尹直爲兵部左侍郎工部尚書李裕爲吏部尚書通政邊鏞爲僉都御史李和爲南京吏部左侍郎其同僚通政司參議元守直張璞陳琬俱進品

秩又採取譽望之士密封推薦縉紳之進退多出其口矣改省已戍邊衛遇赦當還太監蔣琮言改省罪大不敢赦復械繫至京下錦衣衛獄改省不勝拷掠至是死

錢寧者本鎮安人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寧幼鬻爲家奴能死事劉瑾專順因得見武宗能左右手拓弓武宗悅之賜國姓爲義子冒功陞錦衣正千戶瑾敗以計免累陞後府左都督常掌錦衣事旣典詔獄權益重俗人臧賢回回人于永者善陰道秘戲若諸番僧善爲幻呪者皆引入見請建新寺豹房日侍左右上

醉枕寧臥百官候朝至晡莫得上起居但伺寧寧內侍上外招權納賄卽諸大臣造謁恐後諸司事必關白之小艱意輒遭其中害然亦有因以致樞要者內臣武將率持重資投寧求爲鎮守總兵若扣以危急事亦往往得解都察院經歷錢岌至拜寧爲父寧使岌密察朝官有欲彈劾者先斥逐之張銳者東廠大閹寧威勢與埒中外稱曰廠衛有衛卒喧道遇大理寺評事沈光大司務林華不避華執杖之衛卒語不遜光大復杖而囚之因以奏有旨執光大華下錦衣獄拷訊令法司黜光大爲民華降一級外調之錦衣

衛千戶注與寧有連有執者善歌出入注家瞽者之  
兄與人鬪不勝注執鬪者榜掠之鬪者死鬪者家訟  
刑部攝注就理寧庇之不發尚書張子麟郎中林文  
績不敢問也員外郎劉秉鑑累郎事卽據衆證成獄  
注求寧寧曰我親戚人誰不知乃待我言初刑部獄  
卒例有供食錢後給卒獄囚贏糧移供食錢爲公費  
沿習已久寧陰諷東廠發其事遂收繫前後提牢者  
刑部主事鄭懋德林桂且言諸堂官皆利其贏請窮  
治三法司皆詣東廠求解乃知意出寧子麟及兩侍  
郎造寧謝寧佯不知乃移兵馬司覆勘盡反異之注



始詣刑部麟及兩侍郎與注揖拜若賓客讞大理卽  
報允寧乃寢囚糧事不治調懋德桂爲州同知而兵  
部尚書王瓊者故著單刺帽帖裏衣入豹房侍武宗  
飲酒與寧輩相懽也左都御史彭澤與諸言官論及  
寧輒忿曰恨不手刃此奴瓊聞致澤其家匿寧屏後  
故言寧激怒澤澤復大罵寧寧銜之澤旣致仕以處  
置土魯番事至欲逮繫籍其家竟傳旨罷爲民然寧  
雖熏灼傷忤乎布政使方良永發其家人賣鈔竟不  
報害胡世寧繫獄優恤之諸公中亦有德寧者寧旣  
得寵甚子永安六歲爲都督下至走使養子授錦衣

衛指揮及千百戶者十餘人寧與銳念富貴已極上無子欲結一強藩爲地寧庶人宸濠久蓄異志外有賢孝名他日凡嗣上必寧藩子宸濠亦私結寧銳兩人寧銳爲宸濠復護衛屯田之數且令數進金銀玩好於上日泄上動靜於宸濠宸濠謀出旨召世子司香太廟爲它日地寧不敢言上念無以荅其求意以玉帶綵幣附其典寶銳馳歸詐稱上賜令府中官屬服緋稱賀凡宸濠府中人入京師者皆主臧賢家有賂請繇賢達寧其進金銀玩好又繇寧達上於是諸大臣多受宸濠賄而吏部尚書陸完爲多會銳與

寧有隙欲有以傾寧而宸濠脇求撫按官保其賢孝以求褒旨卽撫臣若孫燧按臣林潮皆爲上奏御史熊蘭者南昌人也宸濠時時虐蘭家蘭欲上變不敢蘭邑子謝儀者出入銳所銳愛之蘭因勸儀告銳儀備述宸濠謀不軌狀於銳以危言動之銳悟許潛發寧宸濠交通狀儀與蘭乃疏宸濠不法事及奸黨姓名授御史蕭淮銳先入言上而寧未知也方約求見上盛稱宸濠賢淮誣奏銳託故不行寧自言上上不應毀蕭淮上又不行寧心疑旣上使太監往寧府宣諭如淮言寧懼乃白上繫宸濠所遣盧孔章二人錦

衣衛獄私馳報於宸濠歸罪臧賢賢謫戍邊行未百里使狡僞爲盜夜殺賢而孔章亦斃獄中宸濠反上南征畱寧居守寧恐離左右見告發私求扈從駕旣出始傳旨令從而江彬與寧素爭寵至臨清進問止之使董皇店役遂道白其通宸濠狀上曰黠奴我意之卽令羈管寧臨清遣人密收其妻子家屬駕還寧與陸完裸反接伴前行籍寧家得玉帶二千五百束金十餘萬兩銀三千箱胡椒數千石他珍寶財貨不可勝計世宗卽位磔寧市揭寧罪狀繪處決圖榜示天下子永安及其養子傑等十一人皆斬之

江彬者宣府人初爲蔚州衛指揮使正德中流賊猖獗近畿召邊帥入討之彬以大同遊擊將軍隨總兵張俊至過冀殺一家二十餘人爲功賊平得大賞時武宗好兵事左右言京管軍多脆弱而邊將精悍驍健請令京邊二軍踐更出入武宗喜令內閣草制臺諫交章武宗不聽坐宮門待制東陽具疏極言不可詰旦竟內降於是錢寧言彬於上上召見彬彬爲人黠悍狠忍談兵上前高自稱詡上悅之以爲左都督賜之國姓畱侍豹房同臥起時與奕奕不遜千戶周麟名叱之彬竟陷麟榜掠至死於是左右皆畏彬彬

時以武事欲上請調遼陽宣府大同延綏四路軍入  
操西內教場上戎服臨觀之砲銃之聲不絕中禁或  
時爲角觝戲手搏虎圈人號邊軍爲外四家其軍悉  
縱橫恣睢市井間都人苦焉彬言上請創西官廳上  
以彬爲提督彬乘上喜益言萬全都指揮李琮陝西  
都指揮神周勇略得名入豹房亦賜國姓爲義兒時  
太監張永張忠盧明秦用蕭敬等優人臧賢雖與彬  
表裏擅權然寵出彬下彬於上前談笑恣情時從遊  
獵近郊竝上騎鎧冑幾不可辨因數數言宣府樂請  
上幸其處上欣然馳出居庸關侍從鹵簿一不及從

杉爲上營鎮國府第於宣府輦豹房珍玩女御其中  
杉時時夜入人家益索婦女以進衛士燬民廬爲薪  
而上樂之忘歸稱曰家裏而虜寇陽和轉掠應州上  
與諸將擊之尋引去論功封彬平虜伯三子竝官錦  
衣指揮而琮周皆爲都督故邊將許泰亦封安邊伯  
上所駐蹕稱軍門中外事無大小白彬乃奏或壅格  
之至二三歲上稱威武大將軍至欲以彬爲副上還  
京數念宣府不置稱曰家裏彬復導上往因出大同  
至偏頭關至榆林至山西索金壁裘馬數十萬令邊  
官各獻虎豹犬馬逼金錢又萬萬計縛辱官吏縱死

囚奪民婦女居一歲聽選典膳李恭具疏請迴鑿指切彬罪擬長朝賀上之彬聞逮恭拷斃于詔獄居一歲復導上南巡羣臣皆言彬上示以羣臣奏命杖之彬令痛杖盡楚絕蓋死者十餘人宸濠反彬與張忠贊南征旣擒上入南京受俘彬從上戎服出城前隊俘凱歌入旣上復欲幸蘇浙湖湘南京諸司伏闕諫彬又欲言上重譴之其黨勸乃止上亦罷彬鯁弄威權冒竊名器導上數歲間乘危犯險車轍半天下言者皆欲食彬之肉彬隨駕所至與周琮兩人聲勢相倚彬索賂累數千萬周琮亦什二三千戶洪以彬指



出採湖廣方物其物名比自奇怪不可致巡撫官乃進  
白金萬五千有奇代之有曹成王宣者稱彬旗較至  
杭州開鎮守府設香案稱上旨名致仕尚書洪鍾令  
傾貲謝恩羈鍾別所趨廿六家管辦其橫如此武宗寢  
疾彬猶改團營爲武威因練自提督軍馬中外恒懼  
慮彬旦夕反宮車晏駕物處和以末命請散遣邊兵  
分兵就賞次不屬彬邊之六雖分而彬與諸子所從家  
兵尚衆彬亦自疑稱病不出成服稍稍分布腹心東  
西北安三門衷甲裹糧田動息京城市間人馬夜介  
然有聲人心洶洶謂彬一公大會楊廷和與司禮監魏

彬等題大行銘旌於文華殿乘間言魏彬請除之因  
與太監溫祥入白太后會其日坤寧宮脊安吻太后  
遣彬與工部尚書李鐸入祭彬吉服入其家衆皆不  
得隨祭畢太監張永知外謀留彬鐸共飯於宮外頃  
之太后下旨收彬及周琦收者未至彬微覺向北安  
門疾奔門者曰有旨留總督彬叱曰皇帝安在安得  
旨乎批門者門者擁之長隨十餘人追及執而拔其  
鬚城中觀者塞衢歡聲如沸時大旱遂雨城中謠曰  
擎江彬朝安穩穩聲近吻也頃之李琮自家縛至罵  
彬曰早聽我言寧復至此方彬執時百官正哭臨思

善門吏部尚書王瓊忽失大班蓋出謀魏英以圖免彬被執其所遣千戶旗較不至京師者皆潛遁是日天下諸司封事上朝廷者以百餘爲彬所格藏私第者亦搜得三十餘世宗卽命法司鞠彬反形已具命磔于市周琮與其三子皆斬籍其家黃金七十櫃櫃千五百兩白金二千二百口櫃櫃二千金銀珠玉首飾五百一十箱餘物不可勝計

嘉靖二十年給事中戚繼光劾翔國公郭勛逞肆兇狂假擅威福督理營工占役賣放田園甲第吞併徧于京師水運陸輸掊尅及于天下勛疏乞罷上優報之

已六科給事中李鳳來等因廟災陳言言邇來勳戚  
權豪之家廣置店房濫收無籍索賂地錢擅科私稅  
舉放子錢兌折男女稍有違抗卽挾以官刑幽繫私  
獄疏下都察院都御史王廷相等覆參當禁得旨令  
指實陳奏都察院下巡城御史覈勘未覆給事中章  
允賢復言皇上側身脩行特咨民隱一聞臣等豪強  
擅利小民受害之奏卽令都察院指實奏聞命下四  
十餘日遷延不舉畏豪勢慢朝廷如國典何得旨動  
戚私開大店橫索民財白晝大都敢于公行作姦犯  
法該院旣已參論必是廉得其真如何遠巡畏勢久

不回奏其亟以實上于是院以五城御史車邦祐所  
覈京城內外諸勳戚店舍詳列以聞內惟勳事跡爲  
多因參勳驕貪恣縱請勅錦衣衛逮其奸黨惡少孫  
澧等上曰國家權貨之法自有宣課等司先朝權奸  
假託朝廷開立皇店罔利害人朕卽位初年已經降  
革治罪勳等乃敢蔑視國法廣置店舍幾千餘區濫  
收無藝用官刑阻絕經商暗損國課奸黨惡少其悉  
逮送鎮撫司拷訊令勳從實陳狀旣而副都御史胡  
守中復訐勳以族叔憲理東廠刑而以後府監獄侵  
虐無辜甚衆得旨勳朝廷自有處分憲已辭退餘犯

著法司一併拷訊勛疏辯所置店房但賃人居未嘗  
壇索地錢所令看守經理之人乘機生事臣多不知  
上准勛辯初春月巡視工程科道官以各工軍役奸  
弊多端乞勅團營提督文臣與勳臣同爲派撥上允  
之命給以勅勛私心不便勅具久不領至是科道官  
復參其抗肆作奸植黨勛疏辯中有臣奸何事臣黨  
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勅等語上大怒惡其不遜責  
王廷相扶同抗違不自奏白令從實對狀革廷相職  
爲民于是刑科都給事中高時等遂盡發勛奸利事  
且言其交通張延齡者上方惡延齡令錦衣逮勛送

鎮撫司併問加時俸一級尋念勛舊勞令衛司釋刑具卽問奏處分已鎮撫司參鞫具奏奉旨送法司擬罪當紊亂朝政律論死從應議之條請會官廷議報可其奸黨惡少孫濤等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頃之上復諭法司胡不如言官劾疏詳列勛罪者于是十三道御史周亮等因參鎮撫司指揮孫綱刑部尚書吳山所司郎中錢德洪本科主事馮煥與鎮撫司掌印指揮倪旻扶同罪得旨下綱煥法司逮問德洪鎮撫司拷訊奪山旻俸三月已給事中劉大直等復劾勛未盡奸惡數其變亂朝政凡十三事并列其使孫

綱考殺官軍多命詔竝下法司究問已都察院擬德  
洪罪有旨刑官不習法律何以厭服罪人之心且旨  
令衛司寬刑散收如何又敢違旨卽與不領勅者罪  
均德洪下鎮撫司重加拷訊于是法司集官會訊始  
盡依科道諸疏所指悉從供實應坐交結朋黨紊亂  
朝政律論死孫綱比依官挾私故禁平人因而致死  
者律絞餘各擬罪有差得旨勅令法司詳議孫綱處  
絞如律家產沒官馮煥降邊方雜職錢德洪革職爲  
民孫澐等發煙瘴地面永遠充軍家產沒入久之勛  
子守禮請襲侯上許之曰郭英勛戚未可便因凶嗣



廢祖功

仇鸞寧夏人祖鉞以傭卒給事總兵府便嬖適總兵  
意遂令冒繼仇總旗掌其兵稍遷指揮擢寧夏遊擊  
將軍安化王寘鐫反鉞屯堡在外自度妻子昌及孫  
長生皆在城中昌病風不足惜長生六歲桀黠可念  
也遂帥師歸垂毀解甲入見卽稱驟中風風甚不能  
出指揮周昂丁廣者從寘鐫反就鉞視疾問計旣出  
頗疑鉞疾無狀謂其下曰明日再來省仇仇不出相  
與入殺之其下以告鉞度衆心動可轉與成事謂僕  
曰昂廣來則撲殺昂廣明日昂廣詣鉞鉞出見甚喜

立庭中與語及事方手茶相盤辟僕立搏昂廣斬其首遂提首示城中城中兵皆反正而寘鏞就擒封咸寧伯以總邊軍滅流賊進封侯子世鉞慎事人江彬用事諸將黨比多及禍鉞獨以侯終鉞死昌疾鸞嗣侯長生鸞小字也兵部尚書彭澤爲名鸞字之曰伯翔鸞居京師小巷儉如京官第而澤爲鸞延譽公卿間世宗欲征安南使鸞爲總兵鸞至廣東挾所捧勅書欲鎮守總兵安遠侯珣以戎服蒲伏見珣不聽鸞遂劾珣上責鸞輕傲召鸞還其後復總兵寧夏以副將軍扈從承天再爲河西總兵加官保坐與曾銑構

下獄及銑自下獄鸞自獄中許奏銑得出嘉靖二十九年虜入大同總兵張達林椿戰死起鸞鎮守復宮保如故有時義者提督時陳僕侯榮者太原伶人二人便巧可用鸞嬖之鸞復多收陝西兵之爲通事者用爲耳目屬虜逼大同鸞念前將敗則大驚義榮曰主公無憂虜方請市廷議未定政可說也卽爲鸞持貨幣走入虜結俺荅義子脫脫使言中國且許市卽過大同母入也俺荅受義榮貨幣遺之箭囊以爲信契而與之盟虜入不犯大同望京師東義榮曰虜騎東主公宜自請入衛可以爲功而上結於天子鸞悅

卽佯奏臣偵虜東行且犯薊鎮誠恐京師震驚請  
便宜應援或隨賊搏戰或徑趨通州爲防守惟上之  
所命而上壯之詔鸞留壁居庸關聞警入援鸞卽露  
開市意於天子言諸邊虜患宣大爲最繇虜巢穴在  
我邊內我有墩臺虜割守之我有軍士虜與往來交  
通虜得我逃民叛卒輒撫安之虜齒浩繁百事內仰  
求之不得則必入寇彼聚而強我散而弱彼以撫安  
我叛卒逃民知我動靜而我坐而昧彼事機是以每  
歲深入無不得利往歲請貢廷議未定前將周尙文  
乘其効順私與市易虜稍如願得不入寇夫與其使

邊臣私通於下孰若朝廷明賞于上如皇上需然發  
詔令與遼東甘肅薊州喜峰一體互市彼且世世爲  
外臣比於邊軍吏自相結納者功相萬也上是鸞疏  
而馬市之議自此始矣居頃之虜果繇薊鎮攻古北  
口入犯京師上益信鸞詔入援鸞與副總兵徐珏遊  
擊張騰等率兵陳通州河西居二日虜渡河西向前  
鋒七百騎在安定門外鸞不能戰尾之而已珏邀虜  
白河孤山斬首十三奪馬十匹鸞卽以聞上上喜謂  
鸞功卽軍中拜平虜大將軍節制文臣三品以下武  
官總兵以下不用命者許以軍法治鸞尾虜至東直

門下復得死虜首六級獻曰戰得之是時巡撫保定都御史守謙亦帥師入援上亦擢爲兵部左侍郎乃守謙慎戰不敢直犯虜上益謂鸞能矣先是朶顏三衛夷索賞亡厭蘄鎮都御史王汝孝出境撲殺之諸夷怨遂引虜數盜邊虜之此來實朶顏引之虜故稱朶顏軍爲遼陽軍也乃鸞所部通事輒自詭遼陽軍辮髮胡服掠京南諸處守通州都御史王儀則捕繫之上捕繫儀曰大同兵首先入援卽有犯出饑疲爾何窮之兵部尚書丁汝夔承上旨下令毋得捕治大同兵也而民間終以爲遼陽軍汝夔女婿方爲遼陽

軍將汝夔又山東人民卽訛言汝夔庇女婿私其鄉人而民間苦鸞兵過虜矣既虜西退鸞出兵尾至白羊口白羊守將扼之反東還鸞軍猝與遇大驚散鸞更道取死虜及平民首八十餘級上之既還朝上加鸞太保兼太子太保而汝夔守謙誅矣於是上奮然謀擊虜定兵制改十二團營爲三大營以鸞爲都督使吏部右侍郎王邦瑞爲兵部左侍郎兼右都御史協理之故翰林編脩趙時春主事申旌知兵事起添註兵部主事爲巡視凡鸞所言上上無不從者賜範金圖書得密論事而鸞始謀軋大學士嵩卽大受覆

軍諸將賄賂奏起之益張虜勢陝西人多知鸞通虜者鸞恐發覺因言頃者營制一新臣仰嚴旨欲大振往時玩愒之習但恐人情不便或興搖謗乞責臣等毋有所避并禁戢流言者上許之復許鸞自舉戰將不必繇兵部必驅虜三千里外如皇祖時鸞對方冬虜馬肥請以來春乞假臣經略名臣赴宣大適中地伺虜動靜爲進止必不貽皇上北顧憂上喜優答之示鸞對於兵部頃之申燧上書言戎政事於鸞暗有指上示鸞鸞言上上下下鎮撫司拷訊逐革巡視官其明年馬市議成使經略侍郎史道主之兵部主事楊



繼盛諫阻坐斥爲狄道典史矣而鸞尚於上前大言  
謀擊虜其所言調軍卒脩車馬皆誕謾非計然兵部  
不敢盡阻鸞說而上更命悉從鸞鸞不能發一矢向  
虜虜藉市往來無忌所市馬要以瘦老鹵獲不可生  
者卽獲段布數十萬厭飫漢珍美酒果官寺有司廩  
餼稍拂意輒閔詬黠者易漢人服入堡姦婦女邊將  
畏而不敢嚴虜虜小入閉不聞軍士拒死虜者抵死  
之矣我有叛人蕭芹教虜擾邊鸞旣不能發一矢向  
虜則與史道賂虜以求芹虜送芹來鸞遂言時義縛  
得之以爲義功義得陞指揮僉事而鸞加太子太保

益祿及廩矣時中朝皆知與虜市非計顧上寵鸞深不敢有所言虜更言貧者無馬可市徒有牛羊請以易菽豆於是朝議皆言虜無饜不可許鸞乃請戰而上名史道還其秋八月鸞又領京邊兵馬二萬七千有奇費戶兵工三部夫馬糗械各數萬赴白羊口閱關隘又不敢直趨虜則言朶顏引虜入犯請移兵先征之總督何棟言鸞此行費軍與數萬爲征虜也而暇移力於朶顏鸞議格居一月還會我有導虜叛人哈舟兒陳通事遁入朶顏棟誘而擒之上亦論鸞功加太子太師益祿予廩而其明年虜數盜邊朝議籍

籍咎鸞鸞益諺言每鎮選敢死萬人待臣戰虜人犯  
令諸將毋遏縱其南臣死戰於內出精兵外搗夾攻  
而破之兵部尚書趙錦駁鸞說畿輔也可使虜衝行  
戰之捷也都邑尚震驚若其不捷將如之何頃之虜  
犯大同益數鸞不自安請往征上問嵩嵩久與鸞相  
失幸暴其敗缺卽對宜從鸞言然必擒斬虜酋始得  
論上功上怒鸞曰零賊耳第調兵逐勦之居有間虜  
人入指揮僉事王恭死馬上諭嵩以示兵部兵部尚  
書錦言臣智識寡昧不能仰副陛下靖虜安邊至意  
遲籌調兵食審虜情機臣事也大將軍鸞所調兵總

三萬八千諸路梟銳略盡此而宣大額兵十二餘萬不在此數殄絕兇類以報陛下是在大將軍上乃命鸞帥兵至大同車馬糗械復半前秋之役會虜戰泥河鸞家丁先入其巢軍敗賴遊擊時陳殿得逸參將歐陽安旁擊之獲二十餘級還而大學士嵩益言鸞不戰非計上傳示鸞必一大創虜鸞反言前月兵出泥河斬虜首二十餘坐遊擊陳參將安不勇未大捷臣當林馬礪刃收犁庭功鸞在大同與其家丁爭姑守備沙湖不善事鸞鸞挾苦之潮自刎死邊人惡焉居一月上言臣出師鎮川堡至貓兒莊虜伏起溝下

我軍雖有死傷顧斬虜首五級獲馬三十因爲諸將請賞兵部尚書錦言出師伐虜當取全勝非若羗胡起轂下猝應之者得血戰爲功也上曰諸將暴露賞之更大賞鸞而以虜報急召鸞還止勿調諸邊兵鸞復不自安乞罷不許遂歸亡何虜報復至鸞疽發背請輿疾赴軍上知鸞不足恃止之詔納還勅印以時陳代鸞而大學士徐階遂密疏鸞通虜誤國狀上大驚命錦衣陸炳密訪之炳素惡鸞常伺察其動靜左右行財奸用事者悉知銖兩顧欲卽發鸞尚恐無案驗令人誘義榮亟亡入虜義榮信之各亡去炳使人

遮擒之乃言鸞鎮大同時私通虜遺貨幣諸物虜亦與鸞箭蠱爲信契義等久承遣往來今懼發亡虜中欲引之入犯是爲鸞死前一日上大怒而鸞已死卽命炳會三法司擬罪奏鸞當謀反律宜追戮詔剖鸞棺梟鸞首傳示於九邊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皆斬妾女孫發功臣家爲奴財產沒入官家屬流置諸黨惡悉發遣發配有差而炳以此加少保兼太子太傅矣給事中郭鏞言兵部尚書錦故自大同巡撫名入爲本兵緣鸞進光祿寺卿董懋中向爲職方郎中竝與錦曲意事鸞旣見邊事日非敗形露乃外稍示抵

拮持兩端顧其誤國朋奸不可一二數上曰朕亦知之令錦充軍極邊懋中發口外爲民而兵部侍郎蔣應奎通政使唐國相皆坐竄其子姓籍伍中冒功爲千百戶廷扑削爲民鸞以口辯數當重寄凡八佩將軍印國朝八佩將軍印者惟朱永仇鸞兩人而已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雜記 四

萬安 劉吉 嚴嵩 趙文華

萬安睂山人正統十三年進士選授爲編修累官禮部侍郎長身魁碩睂目如刻畫外寬然長者內深刺骨在宮初無學術外事囑賄內結閹宦而已萬貴妃有寵於憲宗其兄通爲錦衣都指揮通妻出入掖庭安喜與同姓陰使人結通往來于家於是通妻母子之間設語相謾妻問母曰及記家貧時以妹妾人今



安在母謬曰第記適眉州萬編修者安聞曰吾舊爲  
編修正是因謬使其妾過通妻相呼以小字叙姊妹  
悲懼而安與通乃爲大小姨夫安緣此得入內閣矣  
高輅去位安進爲首相所以媚貴妃益至至時私進  
房中術於上妖僧繼曉所繇得倖皆緣安進江西人  
李孜省者以能幻術幸上安從學士彭華與深相結  
也貴妃居昭德宮寵聞中外中外有黃緣內使以寶  
貨進昭德者卽傳旨賞賜或與之官一時府庫竭而  
爵賞濫安與劉珣劉吉同相殊無評匡時人爲之語  
曰紙糊三閣老泥塑六尚書安嫉侮方正深於仇讐

保養奸回親於肉骨交無離合有內援者則與之士  
無賢愚有內援者則進之同時詞臣若邢讓陳鑑方  
正之士如王恕馬文升耿裕秦紘皆相繼疎斥吏部  
尚書尹旻左都御史王越與珣別爲一黨與安華相  
傾久之安以計排去珣越與旻相繼罷珣鄉人在朝  
者爲一空而鄒智李文祥之徒皆以論劾安貶罪矣  
孝宗卽位言者謂紀太后所以暴崩繇萬貴妃請逮  
治當時諸醫并萬氏眷屬曾出入宮禁者安驚曰我  
與萬家不往來久矣他日孝宗簡安所進憲宗疏得  
一小篋皆房中術使太監懷恩持示之恩每展一疏

則曰是大臣所爲耶安慚汗不能出語已爲科道官所糾劾恩復持科道疏令人捧讀安跽起頻仍愴惻自解初無去意恩摘其牙牌曰請公出矣安在內閣者二十年初有諷之去者安曰惟有一死報國耳既出道中猶望三台星也安貲賻鉅萬安死妾媵子弟懷以奔人無餘者于翼爲南京禮部侍郎孫弘璧爲編修皆淫縱不度後相繼死而安絕

劉吉博野人以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萬安同時弘治初累進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爲人沉深不見辭色遇事有斷外爲正論陽

取名內陰刻憲宗朝在內閣者十九年萬安尹直罷  
吉更爲首五年左庶子張昇因天變上言爲政以人  
才爲先尤重輔導之臣屬者言官交攻大學士萬安  
尹直劉吉安直以次罷吉偃然獨存寵信殊過乃阿  
結諸言官昏暮款門許以超擢柔佞傾側冀免劾糾  
以致人無復言奸計獲遂臣姑舉吉一二貴戚萬喜  
依憑宮壺兇焰肆行吉與締姻泰山是倚及喜下獄  
猶爲營救吉與父異居殊饜父死甫殮亟賄貴戚近  
倖圖獲起復對客笑談無復戚怛盛貶艷姬朝夕淫  
樂閭巷相傳以爲笑柄吉請託遍公府貨賂委私門

李林甫之口腹蜜劍賈似道之牢籠言路合而爲一  
伏望奮發乾剛亟行罷遣都給事中韓重監察御史  
魏璋等皆吉之人劾昇嘗侍春宮因從龍恩轉不慙  
所望遂歸咎吉左遷昇南工部郎人目吉曰棉花吉  
裁抑湯鼎鄒智李文祥諸人譏王恕好名凡事與之  
相左恕不敢明言屢疏求退而已吉票旨留恕初無  
溫詞第曰不必深辨居久之上欲封張皇后家伯爵  
吉言必盡封周王二后子弟乃可上素惡吉使諭之  
自陳同事者票旨極其褒美上皆削去留所辭不允  
四字及再陳遂許致仕瀕行京師人攔街指目棉花

去矣而好事之人舉所辭不允與不必深辨爲四字對云初或言於吉日公棉花者監巾一老舉人爲之謂公耐彈吉因奏定舉人監生毋過三科試吉去禁除吉家居大盜入其舍驚怖死

嚴嵩者分宜人童言宿生穎悟絕人瘦削而神甚王溫如也始爲翰林請告歸鈴山讀書十年乃出其爲文章清潤雅栗交游皆知名士士以此慕之嘉靖中積資至禮卿以和媚稱上遂召入內閣年六十餘矣嵩科第先夏言位次之言恃天子寵傲然据嵩上而嵩事言甚謹嘗具啓至言第請言酒言辭不見嵩布

虛坐展啓踞讀嵩每見言卑媿下氣於是言以嵩爲  
伏已不之防也世宗旣用河套事怒言嵩故厲聲抗  
聞上所言大驚公平日乃不如是言誅而嵩爲首相  
矣始上尊事上玄西苑壇而熊命輔臣冠道士冠詣  
壇上香言不奉旨嵩獨籠紗帽而入旣詣壇脫帽見  
冠上香言故以此得罪而天子久內親嵩嵩旣爲首  
相念自幸於天子卽朝夕直苑中板房不敢洗沐私  
家天子稱嵩忠勤敏達每名對便殿輒至夜分賞賜  
頻繁踰等嵩相二十許年不近女色精心從上奉玄  
別以文章交驩士大夫而以朝政內委其子世蕃凡

九卿科道官有所詰則曰小兒識天下大體可與商  
世蕃以父任爲工部侍郎狡譎有機智頗記識往牒  
是時四方多故世蕃遇疑難事皆能援已然參所見  
以對其父嵩依所對以聞上時時契上意嵩益謂世  
蕃能世蕃嗜酒兇誕姬妾滿前倚父寵竊國柄無忌  
受四方財賄累數百萬有不得其意者陰借上旨殺  
之於是嘉靖之季嚴氏之勢震天下然上在位久要  
威福自操事事出上意嵩承夏言之後不敢有可否  
間有所左右直微引其詞至揣上所欲殺而不得免  
者無所匡諍而已世蕃既外引嵩所左右者示德於



天下則凡上意所欲殺者天下競指嵩矣嵩嘗請上  
建延恩閣其里中以奉貯所賜玄像及先後諭札江  
西都御史張岳給千金爲之布按兩司爲請益岳輒  
不宥曰此之爲多矣岳寒骨稜稜有馬革一張而已  
已嵩貽書謝岳公伯夷之築也林一新者以僉事分  
巡嵩僕有不法執笞之一新入賀京師嵩甚加敬禮  
其能重賢士大夫若此也乃有鄆林卿趙文華數輩  
爲世蕃狎客光祿寺少卿白啓常者至以粉墨塗面  
供世蕃歡笑文華拜嵩爲乾子尤密數從世蕃于預  
朝政外貪橫於有司中朝恣睢公卿問於是嵩名益

汙辱世蕃。賍私狼藉。溺亂綱紀。京師稱大小丞相。嘉靖末。債帥懦將。大壞邊事。時論皆以咎嵩。嵩爲相二十餘年。年八十餘。上雅意望壽考。數問嵩。卿如何長生。以是久見留。嵩父子諂諛。以欺上。貪污以率下。守法度者。以爲固滯。巧彌縫者。以爲有才。勵廉介者。以爲矯激。善奔走者。以爲練事。而天下之士風壞矣。嵩妻死。上厚其卹典。過故事。而世蕃不欲扶柩。還嵩乃爲請曰。臣老不可。一日無世蕃侍許之。令世蕃無守制。世蕃挾客曲宴。擁姬妾。日歌舞。世蕃子效忠安坐京師。兩廣都御史爲上。功曰。在軍門殺賊效忠。死以

次孫鵠襲晉叙爲錦衣千戶而嵩家僮羅龍文列銜  
中書齒縉紳間矣家僮年世蕃所暱士大夫之亡耻  
者競呼年別號稱爲先生不敢名也刑部郎中徐學  
詩都給事中厲汝進錦衣經歷沈鍊南京御史王宗  
茂兵部郎中楊繼盛周冕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  
張紳董傳策先後論劾嵩皆及於譴繼盛至坐誅沈  
鍊插入妖人爰書論死朝野搖手莫敢復及嵩嵩結  
諸奄人偵西內動靜朝夕數至嵩隨鉅細裘金勞  
之因得以將迎上心上所欲爲唯唯從順上雖微知  
世蕃外所爲念嵩嫵媚不欲發久之方士藍道行以

箕進上問箕今羣臣孰貪箕下書相嵩貪天子心動外莫知也御史鄒應龍避雨一內侍所內侍爲應龍言應龍遂發嵩父子前後事曰如臣言不實願斬臣首以謝嵩父子嵩乃以得罪今致仕去世蕃戍烟瘴地世蕃子鵠及龍文皆邊遠充軍年錮于獄而有馮爲民使侍嵩老嵩旣去天子思嵩佐奉玄謹愜愜不樂世蕃揣知上意在也營金左右毀道行道行亦坐下獄論死世蕃不之戍所大治家第南京御史林潤劾言其南通倭北通虜且爲亂天子於是卽令濶家逮世蕃下刑部獄籍嵩財產守巡官至嵩家點簡嵩

從旁視之歎曰吾壹不知至此籍時得吧一箱緣四角兩角繫螳螂金鈎皆怪不知所製久之知奉爲夫人經視襠矣有送白金溺器者自署姓名其底其穢藉如此然潤所劾嵩財過當有司竟旁連其親黨乃得足世蕃短項肥體眇一日久繫獄殊不知上意欲殺之一日隸拘縛之江西司世蕃曰吾死矣緹騎之士標白幟押赴西市騎往來長安道世蕃行至某處輒報入上前旣誅不知其屍所在而嵩出宿於野寺亦病死

趙文華慈谿人秀才時爲人授館東家出二三杯飲

文華文華醉擲破之既舉進士授兵部主事蔚然有  
文名坐豪宕不飭謫東平州同知復改爲南京稽勳  
主事改刑部主事歷陞通政使拜嚴嵩爲乾子嵩告  
世宗曰師生爲人豪縱慄校好以氣勢凌人爲通政  
者久之吏部尚書萬鏜推爲鄖陽巡撫文華不喜補  
外會兵科右給事中朱伯辰論文華邪媚奔競寵賂  
滋章鄉黨縉紳合訾共鄙亟宜罷黜以重臺憲文華  
不德鏜推舉乃言通政使朝廷左右之官例不外補  
萬鏜意在出臣喉所親言官論劾必去臣乃快鏜前  
爲右都御史復從侍郎起用尚書作欺通俸等考今

文以不得一品心懷怨望上怒黜鐘弁伯辰爲民文  
華留如故頃之陞工部侍郎倭大毒江南文華上禦  
倭七事首言倭居海上宜禱海神上方尊事上玄文  
華言合上意上爲之罷兵部尚書聶豹文華遂得視  
師江南以祭告海神往文華負挾恣睢黷貨殃民稍  
睚眦立推仆之是時禦倭者南京兵部尚書張經上  
委爲大帥節制當天下半得便宜行事開府辟名經  
慷慨平賊顧雅貴侈襲承平風氣而所倚大將何卿  
沈希儀老不可用新進慆猾之士果往速退連戰不  
利望實不無損文華與浙江巡按御史胡宗憲兩自

喜負謂經不足辨滅倭頤指凌其上而經以大臣爲  
自重不與文華深計文華疏劾經坐誅文華謂倭無  
足滅日夜與宗憲督戰而倭益猖獗復委言代經者  
周琬病不任而浙江巡撫都御史李天寵嗜酒上罷  
琬爲民天寵坐論死而宗憲代天寵矣時江南倭有  
二一出掠于溧水一據華亭之陶宅溧水倭南下至  
潯墅關蘇松巡撫都御史曹邦輔恐其合陶宅倭與  
僉事董邦政扼而殲之文華聞欲攘爲功趨至潯墅  
邦輔已奏捷輒大恨與宗憲身將浙兵約邦輔以直  
隸兵會勦陶宅已皆敗文華掩不言反劾邦輔邦政



不協攻疏下邦輔坐不得叙許墅功而下邦政總督  
都御史逮問矣給事中澹棫先後言文華欺誕負簡  
命江南人稱邦輔功不容口而文華妬捷掩敗上不  
聞也邦輔見文華劾已整兵與再擊陶宅倭則又敗  
他倭來日盛浙東西破軍殺將羽書狎聞文華乃知  
賊未易卒圖會遊擊曹克新總兵俞大猷有小捷文  
華遂有歸志遽言賊解請還闕許之是爲嘉靖三十  
四年明年文華還顧倭日甚不能蔽卽言臣還時南  
寇大都滅獨零賊未盡耳上疑之數詰問嵩嵩爲支  
吾對時代琬總督者楊宜文華因言南中零賊所未

盡者坐宜不稱帥獨宗憲可以代之上又爲之罷直也吏部尚書李默推代宜者不用宗憲以他名上默自其爲郎時受上知所至尚書皆上特簡用是不附嵩惡文華時時於公卿間沮折之文華大恨至是慮情露密奏臣還京時零賊可指日滅至今未殄坐督撫不稱此繇吏部尚書默恨臣劾逮其同鄉張經爲之報復臣論劾曹邦輔默嗾給事中濬棻媒孽宗憲及臣久留邦輔今江南事壞矣而浙直總督又不推宗憲上他名默黨逆不容誅抑默部試選人策目引用漢武唐憲始以英銳興晚節任用匪人以至敗默

謗訕無憂國奉公之心上大怒逮默詔獄論死卒用宗憲代宜而文華爲工部尚書矣默旣下獄文華過默直房謂禮部尚書王用賓曰公何不令人滌除之吾旦夕與公同直也蓋上是時欲用文學之臣以備玄撰嵩舉文華文華倂得之然上竟用中允份也已而江南倭猖獗日甚上復數諭嵩令嵩語文華以實情對時上已遣兵部侍郎沈良才復視師於江南嵩知上覺文華欺教文華自以意請復往而內言上良才不勝任也江南人引領望文華上復命文華往賊勢旣已衰則與宗憲竟平之其明年歸仍爲工部尚

善方士金製百花酒曰仙酒文華以進言臣師嵩嘗服之是以壽上問嵩嵩不知卽對臣之能老不知其故非關仙酒也嵩詰文華君何誣罔至是上賜文華衣文華飲世蕃所歸醉拜賜上聞滋不懌是時已覺其在江南殃黷狀正欲斥之會上欲亟脩燬殿以觀於迷職朝貢之使文華不趣辦遂命回籍心謂未盡辜乃科道官無敢論者上怒無所洩而文華子錦衣千戶恩懌請送父歸家其上疏之日犯上所禁封遂革文華職削恩懌官邊戍之中外大快當文華誣訐李默時有舉人江宗上文華書曰宗不才曩歲之秋

與宗母兄同遊太學其時望見公疇衆中踔然有獨立之風倏然有遠舉之致雖皆年少實知慕義願一投交旣而幸獲所圖果歡無間時吾三人意氣自許因將上師大賢下摩勝友俯仰今昔忽焉如昨人事代謝莫可勝說母兄雖博一第遑廻仕途不遭而罷宗奔走道路未嘗有一日之幸行返丘壑以卒餘齒天實爲之公道與時逢命隨才達受知聖主千載一時宗與公自信形勢邈絕心志乎通誠謂公今日位大矣寵盛矣聖主知而信矣切計以疇昔自樹之心感慨願効之節而當國家安危之計生民休戚之關

必念之至熟籌之至精于斯之時有舉朝蓄縮不敢形口者公奮其剛邁上報遇命則言焉必合策焉必行著不朽之令聞流美譽于冠紳也不意聞諸道路疏論李公黨逆謗訕以爲罪詞宗時伏枕攬衣遽起肅然歎曰李公誠然則堯代共驩公無妄發宜爾宜爾既而稍徵事實則所謂黨逆者訐其與鄉人比而所謂謗訕者摘其引策目諷也宗傷愕移時喟然長吁不覺泣下夫李公黑厥位奸以就列則亦明數其章燭之迹誅殛流竄黑上所裁今也惡其人求其罪知不足用爲撲滅之計乃獵其無據之誕詞不明

之隱慝使俛首吞聲以就戮辱不亦悲哉李公黨比與否非宗得知至其援古發策則率爾應酬常慮不逮苟深求逆探何所不有讒者流聞于公公亦過聽文致周內以逢天怒傳曰欲加之罪其無辭乎主上神聖有過唐虞公不能繇羣后德讓之風以共承臨御寬簡之化顧有詩人諛訛背憎伎忒相傾之智豈不爲盛明顯比之朝一大累也匡衡論治以爲公卿大夫相與循理恭讓則民不爭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嗚呼吾何繇得見此于今日哉顏子戒叔孫武叔之奸譏議也曰聞諸夫子言人之惡非所以善已也言

人之枉非所以正已也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故忿慾繇是而懲仁恕繇是而行夫豈肯以喜怒之  
私亂是非之實興誣構之禍哉唐開元中都督有罪  
張嘉貞請加詔杖而張說以慮及爭朝宋富彥國惡  
高郵守餽遺海寇將請殺之而范希文以手滑悟友  
故夫君子上存國體下爲士大夫傲措足之地議法  
尚寬慮事欲遠也今李公六卿之首百僚之率也摧  
敗酷烈於俄頃之間單詞片言末繇自白行路傷心  
士類掩泣而莫能知其負國之顯實罪釁之繇來公  
於此時豈本心邪直初不慊其人噤斷久之遇於一



發而不可制亦不虞橫潰至是今亦豈無惻然之意  
噫其已甚之悔乎易曰君子作事謀始又曰思其終  
也思其復也宗與公有久故之誼蒙被周恤匡導之  
勤載在肺腑適以此時數在左右遇公行事有不然  
者令徒內懷憤切而隱情惜已甘同凡人豈惟自失  
初心竊計公悔悟之餘當亦無取宗之循默也文華  
嗜酒病蠱被斥後偶捫腹五臟悉出死